

湖漢羣英

上册

云中岳著



湖 汉 群 英

上 册

云中岳著

民族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南昌文化用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印张: 22.281 字数: 477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

1988年10月南昌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100,000册 定价: (三册)7.60元

书号: ISBN 7-105-00607-2 / I.123

(汉 12)

湖 汉 群 英

中 册

云中岳著

民族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南昌文化用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 印张: 22.281 字数: 477千字

1988年10月第1版

1988年10月南昌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100,000册 定价: (三册)7.60元

书号: ISBN 7-105-00607-2 / I.123
(汉 12)

二十

第二天，他们搬进镇上的孟州客栈，包了东院的几间上房，不许其他的旅客打扰。

他们不得不搬，天鹰的庄院有一半混混逃掉了，主人天鹰也躲起来了，客人哪能不走？

镇民们对这些外地旅客，并不特别留意，都知道天鹰是个吃八方的地方一霸，谁敢管蒲家的闲事？

至于蒲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死了多少人，谁也懒得费神去打听，事不关己不劳心，守法守分的镇民从不关心自身祸福以外的事。

但下孟镇毕竟是往来要津，往来大河两岸的旅客重要宿站，每天都有江湖朋友武林豪客落脚，消息传播得出乎意外的快。从此，下孟镇天鹰遭报的事，江湖朋友尽人皆知，对这位土霸出卖朋友的事颇感愤慨，天鹰蒲毅从此在江湖除名。

相对地，逍遥公子的声誉直线上升。

江湖三公子的品花、点翠两公子，离开真定后便销声匿迹，身价一落千丈，逐渐被江湖朋友所淡忘。

江湖三公子本来排名第三的逍遥公子，自然而然地窜升至第一。至于尔后由谁取代另两公子的地位，似乎还没有人挺身而出逐鹿。

午间，院厅内逍遥公子和六合潜龙师徒午膳，三人都不想在午间小饮两杯，几盘精致菜肴烙些饼，一面进食一面闲聊。

六合潜龙本来打算午前过河的，但司空碧玉与小孤姑娘似乎一见如故，两人年岁相差无几，司空碧玉虽大两岁，但比小孤还要俏皮好玩，三两下就混熟了，不想走啦！当然，她另有理由留下。

她的理由很简单：找机会非惩戒范梅影出口怨气不可。再说，威麟堡决不会甘休，势必倾全力扳回面子，重树威望，与逍遥公子彻底了断，她决不袖手，因为她与范梅影有过节，一并结算岂不是名正言顺？六合潜龙对她真是无可奈何，总不能揪住她的耳朵押上船呀！再多说两句，小丫头可能又溜之大吉，让他一个孤老头到处寻找，或者在客店枯等，实在令这位老怪杰头大。

“你应该早些过河去的。”六合潜龙反而劝逍遥公子走：“河南府毕竟是通都大邑，威麟堡的人到底不敢胡作妄为，在这里等他来对付你，实在不划算。”

“裴前辈，河南府比真定府如何？”逍遥公子笑笑：“真定地近京畿，地当四省通道，南北大官道车如流水马成龙，河南府差远了，而威麟堡的人，同样敢兴风作浪，胆大妄为。而且，前辈也错了。”

“我错了？”

“是的，仇敌像长在身上的恶瘤，会不知不觉地吞噬你身上的精髓，唯一保命的良方，是把毒瘤割掉，而且必须每一脉每一络清除得干干净净，毒瘤才不会复发为害。我相信浊世威麟的看法与我相同，我把他看成毒瘤，他也把我看成

非割不可的瘤毒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哪怕在紫禁城内，这一割势难避免，紫禁城与蛮荒绝域，都阻止不了双方操刀一割。所以，我宁可由我主动操刀。”

“可是，双方实力相去悬殊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好怕的，裴前辈。”逍遥公子神情相当乐观：“威麟堡号称天下第一堡，浊世威麟的江湖地位高高在上。而我，只是一个出道三四年小有名气的浪子。双方冲突，我即使败了，没有什么好损失的，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事。而浊世威麟的处境正好相反，他不能输，也输不起，一输就会输得精光大吉。老实说，他是输定了，他根本就不该找上我赌命，这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。他应该明白，世间有多少急于追求名利的年轻人，急于打倒他这种位高辈尊的高手，以便取代他的地位。所以他应该事前打听清楚，能不能一下就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，只要有十分之九的成算，也不能贸然从事，十分之九是不够的，必须有十二成胜算才行。而他连五成的希望都没有，居然冒失地和我赌命，我真替他难过，他那些谋士爪牙，也未免太蠢太笨了。”

“毕竟太冒险，小兄弟，你还年轻……”

“谁都曾经年轻，但不一定能年老。年轻并不值得夸耀羡慕，能活过花甲或者古稀，才不枉在人间走一场。所以，这一点他比我强，他已经年近花甲，输了命不要紧，他已经活够了。而我，输了就只能活这个岁数了。”

“看来，老朽非得出面，淌这一窝子浑水不可了。”六合潜龙慨然说：“至少，我可以出面要求……”

“千万不要，裴前辈。”逍遥公子诚恳地说：“在真定，晚辈曾奉劝前辈与金笔秀士脱身事外，这不是你们能沾惹

的事，你们避得愈远愈好。这不是意气之争，不是义理之斗，而是抢劫数十万金珠的罪案，任何人沾上了就一身臭，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。你们侠义英雄白道豪杰，能作左右袒吗？这里面不会有公道，你们能以何种名义主持？谁下的手？马阎王的人；马阎王是谁？朝廷的钦差；珍宝在谁手中？不知道。前辈，你们如何主持公道？公道何在？算了，算了吧！”

“你不要说得那么严重好不好？”司空碧玉红艳艳的小嘴一撇：“小题大作，你好像把每一件事情，看得象天快要塌下来那么严重。武林人不论他是白是黑，多少会保有一些武林朋友的风骨，看不顺眼就得管，公不公平那是另外一回事。我和师父已经插了手，再把手伸长些，没有什么不得了。我们不管珍宝的事，只管打抱不平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“呵呵！司空姑娘，你真该把这些歪道理向你爹陈述，看你爹会不会把你的嘴封起来？”逍遥公子大笑：“你一个小姑娘到处生事撒野不伤大雅，牵涉到强盗杀人劫掠，那可是家破人亡的灾祸，你敢担当别人可受不了。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？”司空碧玉摆出挑战的神情。

“还没有完。”逍遥公子似乎不想逗她：“老实说，江湖朋友不论他是哪一道的人，不论他嘴里把自己的理想目标说得多么动听，说穿了，其实只有名利二字，除非他不是江湖人，最好不要出来闯道。我也不例外，我同样好名，同样争利。威麟堡又没有自己的金山银山，好几百个男女一天开销有多大？浊世威麟控制了一部分黑道朋友，从几种赚钱的江湖行业中抽保护费，钱都是十两百两辛苦收集来的，一旦看到二三十万的珍宝，他全力以赴是人之常情，所以他志在

必得，不得不冒险。同样地，我也有人要养活，我花银子以千以万计，难道我家里有金山银山任我取用？去挖嘛！也得有人动手呀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所以，我也对那两批珍宝眼红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威麟堡在山西道上劫孙中官的珍宝，人都杀死了，却说珍宝不知被何人劫走了。在真定从二君一王手中，黑吃黑吞掉了闻知县的珍宝，却说珍宝不知下落。最后，居然指称我这不在场的人劫走了。我不甘心，我一定要把这两笔珍宝，从他肚子里吐出来，哪怕把他的肚子打烂也毫不迟疑。就算他从此溜回威麟堡，我也会追到他家中闹他个天翻地覆，他必须把吞下的金珠宝玩一件件吐出来，不然，哼！”

他最后那一声哼，令老怪杰也听得心生寒意。

“这是不折不扣的名利之争，值得用毕生的精力来争取。”他再加以解释：“我逍遥公子即使不是天生霸才，有钱有势之后，自然有人拥戴我出来称雄道霸。”

“小孤第一个拥戴公子爷称霸江湖。”在旁伺候的小孤郑重地说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你……你是走火入魔了。”六合潜龙摇头苦笑。

“所以，我请求前辈撒手不管这场是非。”逍遥公子笑笑：“我不希望把侠义道朋友拖进浑水里来大家摸鱼，把事情搞得太复杂毕竟不是生意经，因为我的羽毛未丰，等羽翼已成，再掀起江湖大风暴，以免过早遭忌，力量不够无法承担，受挫折与失败到底不是愉快惬意的事。”

六合潜龙又感到心中凉凉地，悚然而惊。

每一个闯道的人，都满怀着雄心壮志，都希望能雄霸天下号令江湖，梦想与欲望驱策他们勇往迈进，置生死于度外全力以赴。掀起江湖大风暴，就是这些野心勃勃的人，梦寐以求的好机会，成王败寇的思想根深蒂固，实在可怕。

一点不错，逍遥公子就是这种人。天从人愿，威麟堡无意中替他制造这次大好机会。

“小老弟。”六合潜龙硬着头皮说：“你这种念头实在可怕。目下江湖道义沦丧，天下汹汹大乱已显，你再推波助澜掀起大风暴……”

“老前辈，时势造英雄。”逍遥公子不客气地说：“前辈已不复当年，是隐世含胎弄孙的时候了。”

“小老弟……”

“今后前辈如果插手，非常抱歉，那将是十分遗憾的事，所以前辈务必在祸发机爆之前，与司空姑娘过河，忘了河北岸的事。”

“我看，事情已成定局了。”

“是的，裴前辈，已成定局了，吉凶祸福，让上苍去主宰安排吧。”

甘锋的进来，打断了双方的话题。

“公子爷，这是威麟堡派人送来的拜帖。”甘锋亮了亮手中的大红拜帖：“公子爷如果不想看，属下这就退给下帖人。”

“要回音？”

“是的，公子爷。”

“我看。”

甘铎应喏一声，上前双手呈上。

并非正式的拜帖，仅在具名上书一个拜字而已，武朋友对一般礼数不太重视，不像文人般一板一眼挑剔。帖上加书，多件事一次了结。

字写得笔走虫蛇，好在还像个字样，看得懂。

“未牌正，礼贤馆右一觅亭恭候大驾会晤。曹天奇拜。”

八表天曹曹天奇，范堡主的拜弟。由曹天奇具名，表示这位曾经做过捕快，后来被革职改行做独行盗的名宿，包揽了双方的是非，也代表第三者试行仲裁。

“告诉来人。”逍遥公子将帖递回：“本公子准时往晤。”

礼贤馆在旧州治的后园，是本镇的名胜区，与平嵩阁相去不远，虽然同样令人整理有如废墟，但依然是游客揽胜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会晤地点在公众场合，当然不至于施计谋设埋伏打打杀杀。

“阴谋。”司空碧玉大加反对：“简简单单一句话，什么事故都可能发生。比方说，他们派一千个人埋伏，你怎么不假思索就答应前往会晤的？”

“我如果不去，他们就会对外大造谣言了。”逍遥公子心情居然显得轻松：“谢谢他们替我制造又一次好机会，浊世威麟这步棋下得笨拙恶劣之至，呵呵！真妙。”

“我也去，看看他们在弄什么玄虚。”司空碧玉跳起来说。

“你不能去。”逍遥公子坚决地说：“我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，不要任何人卷入我的恩怨是非。”

“我不管，你也不要管我。”司空碧玉向他做鬼脸，让

他的火冒不起来。

六合潜龙在一旁窃笑，似乎认为自己的重担，交到别人肩上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。

谋而后动，逍遥公子不敢大意，事前作好防诸意外的必要准备。

一览亭是一座两层的八角亭，站在上层，可以眺望滚滚黄流的大河，对面青山隐隐，城镇像积木般星罗棋布，视野真可称一览无遗。

亭下有石桌石凳，四周有石长凳与靠栏，宽有两丈左右，算是大型的望亭。

未牌正，主人已在亭中相候，共有四个人：八表天曹曹天奇、得力杀手鬼判宫政、范梅影、威麟堡龙卫首领青龙北宫怀生。

逍遥公子身边，只带了两位侍女：小孤、司空碧玉。

年轻的大男人，与刁钻慧黠的野丫头斗法，是很难占得上风的。何况司空碧玉会走内线，博得小孤的好感，两女几乎结了同盟组成联合阵线，逍遥公子无可奈何，只好任由她俩胡闹。

现在，他有了两个侍女，侍女佩了剑，另分别捧了一把刀一支剑，她们成了替主人捧刀剑的侍女。

双方毫无火气地客套一番，分宾主就座。两侍女没有座位，她俩分立在主人身后。

范梅影目灼灼地打量两位侍女，心中颇感失望，她自以为貌美如花，娇艳出尘，才貌都足以压倒江湖三朵花。

三朵花她不曾见过，到底有没有她美无从比较。但逍遥

公子这两位侍女，显然并不比她差。

小孤最近喜欢穿成熟女郎的美丽衣裙，不再穿色彩沉闷的侍女青衣，今天她穿了嫩绿底鹅黄小花衫裙，除了梳的是侍女专用双丫髻之外，毫无侍女的气息。

司空碧玉穿的衫裙是小孤的，淡翠色底绣了小丛兰。她比小孤大两岁，身材成熟隆胸细腰，比小孤更出色，更具魅力，成熟少女的风韵，比艳冶型的范梅影更多了三分青春活泼气息。

美丽少女的面貌各有千秋，反正春兰秋菊各有意境，三人一比较，很难分出高下来。总之，三个人同性相斥，两方面都把对方看不顺眼，首先在眼神中，就可以分辨出强烈的敌意来。

客套毕，谈上正题，气氛立变，友好的面具撕下了，男人们战强斗胜的劣根性立即暴露无遗。

“乔公子，在下是抱着和平的诚意，而来与你平心静气商谈的。”八表天曹先前的虚伪笑容消失了：“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；咱们实在没有必要为了区区小利害，而闹到血流成河的结局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，对极了。”逍遥公子的脸上，有嘲弄的意味，语气也不够正派：“天下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，小利害是不难解决的。问题是，口说的诚意是不够的，以行动来表示诚意，至少比说得天花乱坠来得切实些。在下洗耳恭听，贵堡用什么积极的行动来表示贵方的诚意。”

“好，有关两笔珍宝的事……”

“贵堡打算分给在下的一半。”逍遥公子自以为是地接口：“这很不好，论身份地位与实力，贵堡的确比在下强，所

以下受之有愧，江湖同道也会批评在下贪得无厌。这样好了，三七分帐，你七我三，你瞧，我这人很谦虚很公道吧？给我十万廿万银子好了，我不会去贵堡点数的。”

他说得轻松很大方，可把八表天曹四个人激怒得几乎要跳起来。

“你说什么？敝堡给你十万廿万银子？”八表天曹几乎在怒吼了。

“是呀！贵堡劫走这两笔珍宝，孙中官那批，应该值四至五十万两银子。阎知县那批，如果找得到识宝的买主，以赃物暗盘价格算，最少也值个廿万或卅万。八三廿四，给我廿万两吃亏的是我，你还叫什么？”

“混蛋！你劫走的珍宝，怎么反而说是敝堡劫走的？岂有此理！”八表天曹拍桌而起：“你……你想反咬栽赃？你……”

“且慢冒火。”逍遥公子冷冷地说：“你们在宁晋明火执仗杀入客栈，杀掉二君一王的一半以上高手爪牙，劫走了珍宝，难道不是真的？”

“胡说……”

“在下放走了阴魔和天香玉女，就是留活口。阁下，你给我放明白些，我逍遥公子不是省油灯，不分给我三成，我给你威麟堡没完没了，天下同道不是瞎子聋子，他们知道我逍遥公子应该分那么多。假使按你们的卑劣行径计算，我分七成也不为过。”

“你……你你……”八表天曹快气昏了。

“乔公子，你是不是太过份了？”范梅影柳眉一轩，替八表天曹解围：“我们只想息事宁人，珍宝确是你弄走的，

我们只要求五成，你可别得寸进尺……”

“可恶！这简直是天大的侮辱。”逍遥公子开始咆哮：“这算什么玩意？空口说白话硬栽赃，你们是什么号令江湖的狗屁天下第一堡？简直就是一文不值的无赖下九流混混。去，去叫你们的堡主来给我公道，不然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。”

龙卫首领青龙北宫怀生忍无可忍，愤怒地伸出右爪。

“你敢撒野？”逍遥公子沉叱，威风凛凛：“卸不了你的狗爪子，我逍遥公子算栽了，你再伸长一寸试试？不知自爱，哼！”

卅步外礼贤馆的树丛下，传来一阵怪笑声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！”念佛号声字字震耳欲聋。

踱出三个年届花甲的大和尚，一个比一个壮硕，各点了一根禅杖，并肩缓步踏草而来。

说是和尚，似乎并不正确，配称和尚的人，最低限度该正式受过戒。

可是，这三个和尚头上没有戒疤，留了胡子表示六根未净。正确的说，他们只是穿了僧袍，披了袈裟的人而已，不能算是和尚，但念的佛号却正确无误。

青龙北宫怀生的爪，就是不敢再伸出一寸。

“转世三祖！”司空碧玉脱口叫，眼中有惊容。

逍遥公子听说过这三位离经叛道的妖僧，但神色丝毫不变，似乎他根本不知道三妖僧的来历。

毫无疑问，浊世威麟的朋友赶来了。

五年前，三妖僧曾经在威麟堡住过一段时日，由于威麟堡与五台是近邻，浊世威麟也是出身五台密宗门下，三妖僧

少不了到文殊道场观光一番，却大闹五台，把第七大寺显通寺捣得鸡飞狗走，而浊世威麟居然编排显通寺僧人的不是。

三妖僧往亭口一站，并肩而立支杖不住狞笑。

“施主们动了嗔念，我佛慈悲，何不让贫僧替诸位施主疏解？”中间那位皮肤褐暗，勾鼻龇牙的僧人说：“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贫僧愿成此功德。”

“大和尚，你配吗？”逍遥公子狂放地问：“你们够份量吗？”

三僧勃然变色，太无礼了。

“施主年纪轻轻，可能没听说过贫僧这号人物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施主要知道？”

“不错，不然怎知道诸位够不够份量？”

“刚才那位女施主曾经说出了。”

“在下却不知道。”

“转世三祖。”

“什么祖？”

“贫僧般若达摩。”

“贫僧菩提达摩。”右首的僧人接口。

“贫僧慧可达摩。”左首的僧人语音特别阴森。

达摩，也写成达磨，是梵文的音译，意思是道法。原来的梵音称多罗。

——请看下册——

二十一

佛门第廿七祖叫般若多罗，再传菩提多罗。

菩提多罗，也就是东来传教，不得意才跑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的达摩，从此多罗改称达摩了。

从此，菩提达摩成了中国禅宗第一祖，所以信徒们称他为达摩祖师，算是与印度的小乘佛教划清了界限。

达摩再传二祖慧可，传下两部佛经：楞伽经和楞严经，都是有名的经典；禅宗弟子必修的经典。

至于什么达摩易筋经、甚么武经、甚么的甚么经……大概得派人到西天去，找他老人家求证真伪了。

如果他老人家……这位祖师爷点头承认属实，那么，中国的武功一切都渊源于印度，内功外功刀法剑术……都是印度传来的，应该正名，中国功夫应该叫印度功夫，因为祖师爷是印度僧人菩提达摩，不承认也得承认。

至少，日本人就比中国聪明，他们不提少林武功，他们称柔道、忍术、合气道、空手道……

数典忘祖，莫此为甚。甚至一些无聊的人，把内家拳始祖张三丰，也硬指他是少林弟子，也是印度武功的传人。

这三个妖僧，自称转世三祖，却又完全盗用了般若达摩、菩提达摩、慧可的名号。

“狗屁！”逍遥公子破口大骂，修养实在太差，他年轻

嘛！

三妖僧互相看了一眼，居然没冒火。

“南无多宝如来佛……南无宝圣如来佛……”般若达摩念了一遍七如来佛号，煞有介事，然后念了一遍往生咒，问讯三拜，最后完成仪式之后，宝像庄严举步入亭。

另两僧随后跟入，似乎已修至无嗔境界。

“施主们请让开。”般若向八表天曹四人平静地说：

“贫僧发慈悲，愿与这位不懂转世佛法的小施主，阐明我佛慈悲度世之旨，善哉！”

“你们和他说不通的。”八表天曹大声说，但率三位同伴退在一旁。

三妖僧分立在四人原来的一面，但并没有就座，隔着石桌，装模作样搁好禅杖，表示用不着用杖来给对方当头棒喝，略一整僧衣外的袈裟。

“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三僧合掌同时稽首，礼貌周到，这时才像有道高僧了。

逍遥公子本来是大马金刀安坐的，对方态度改变，他也就收起狂态，缓缓站起意欲抱拳回礼。

糟了！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

拜手还没降至最低点，头部也没躬至最低点，佛字余音仍在，突变已生。

六双巨灵之掌，猛然向外翻吐，掌劲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石桌对面轰然迸爆。

英雄与枭雄的分别在此：君子永远逃不过小人的暗算；口中圣贤心中干戈的人必定万事如意。

江湖鬼蜮，不知有多少满腔热血投入江湖的年轻人，在